

杜甫評傳

下卷

陈貽焮著



杜甫評傳

下 卷

陈貽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 甫 评 传

下 卷

陈贻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2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48,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5325-0201-5

I·87 定价：4.20 元

目 录

第十六章 赢得千秋“工部”名	915
一、兴犹未尽	915
二、入幕之初	924
三、吏隐与假归	933
四、“束缚酬知己”	940
五、长安险些儿再度陷落	946
六、“已拨形骸累”	952
七、孔雀的愤懑和悲怆	959
八、去蜀初程	965
九、病滞云安	972
第十七章 孤舟一系	985
一、莺啭鹃啼时节	985
二、“且就土微平”	992
三、“形胜有余风土恶”	997
四、“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	1006
五、一雨便成秋	1015
六、凉爽了活动就多些	1022
七、诗的自传和列传	1029
八、深浑苍郁的《诸将》	1033
九、“清秋宋玉悲”	1038
十、沉实高华的《秋兴》	1043
十一、藉浇垒块的《咏怀古迹》	1050
十二、追寻兴衰之迹的《洞房》诸篇	1054

十三、诗歌中的寓言和随笔	1059
十四、“即事会赋诗”	1068
十五、倔强犹昔	1078
第十八章 丛菊两开	1093
一、一春搬了两次家	1093
二、双喜	1103
三、村居琐记	1110
四、“淹留为稻畦”	1119
五、“青眼只途穷”	1131
六、“两章对秋月，一字借华星”	1143
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	1147
八、闲情付小诗	1151
九、“万里悲秋常作客”	1158
十、“破甘霜落爪，尝稻雪翻匙”	1166
十一、“俯仰俱萧瑟”	1172
十二、天气像心情一样多变	1180
第十九章 江汉风帆	1196
一、“正月喧莺未，兹辰放鹞初”	1196
二、夔艺雌黄	1204
三、乘兴而来	1217
四、“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	1221
五、失望而去	1229
六、“江深刘备城”	1231
七、“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1239
第二十章 潇湘夕霁	1246
一、自岳之潭	1246
二、岳麓游踪	1255
三、“望衡九面”	1260
四、回雁峰前的歌哭	1267
五、新知旧雨会潭州	1274

六、赋《变律》者之变	1282
七、“终日忍饥西复东”	1287
八、“落花时节又逢君”	1292
九、“杀气吹沅湘”	1302
十、赞学与谢饷	1309
十一、“羁旅病年侵”	1313

葛跋

作者赘语

（此部分为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识）

（此部分为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识）

（此部分为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识）

（此部分为模糊文字，内容难以辨识）

第十六章 赢得千秋“工部”名

一、兴犹未尽

老杜于广德二年(七六四)暮春携眷回到草堂。在上章已简述了这年春季的军国大事。接着我们看到这一年五月以后的大事是这样发展的。

五月，郭子仪以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乱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并从他所担任的河中节度使罢起。

六月，敕罢河中节度及所辖耀德军。子仪复请罢关内副元帅，不许。仆固怀恩至灵武，收合散亡，其众复振。皇上厚抚其家。癸未，下诏，称赞他“勋劳著于帝室，及于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无他志；君臣之义，情实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属，宜解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等使，其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如故。但当诣阙，更勿有疑。”怀恩竟不从。

七月，己酉，李光弼卒。

八月，丙寅，以王缙代光弼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会泾原奏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京师震骇，诏子仪帅诸将出镇奉天。皇上召问方略，答道：“怀恩无能为也。”问：“何故？”答：“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土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辛巳，子仪出发赴奉天。甲午，加

王缙东都留守。

九月，己未，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仆固怀恩前军至宜禄，郭子仪遣右兵马使李国臣，去增援前被派往邠州御敌的其子朔方兵马使郭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败吐蕃于宜禄。

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闭城拒守。庚午，严武拔吐蕃盐川城。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说：“虏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辛未夜，子仪出阵于乾陵之南。壬申未明，敌众大至。敌始以子仪为无备，欲袭击之，忽见大军，惊愕，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等带领五千骑追击，至麻亭而还。敌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敌涉泾水而遁。怀恩开始南下进犯时，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兵五千，对监军柏文达说：“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率众攻摧砂堡、灵武县，都攻下，进攻灵州。怀恩闻讯，自永寿急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近半。文达率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着他说：“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效力；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

十一月，丁未，郭子仪自行营入朝，郭晞在邠州，纵士卒为暴，节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仪故，不敢言；泾州刺史段秀实自请补都虞候，孝德从之。既署一月，郭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用刀刺酿酒者，破坏酿酒器皿，秀实带兵围住，取十七人首，以槊扞之，插在市门示众。郭晞一营大哗，尽披甲，孝德震恐，召秀实说：“奈何？”秀实说：“无伤也，请往解之。”孝德派数十人从行，秀实尽辞去，选老而跛者一人带马至郭晞门下。全身披挂的士卒出，秀实笑且入，说：“杀一老卒（自谓），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披甲者惊愕。于

是晓喻他们说：“常侍（郭晞时带左散骑常侍）负若属邪？副元帅（指郭子仪）负若属邪？奈何欲以乱败郭氏！”郭晞出，秀实责备他说：“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念始终。今常侍恣卒为暴行，且致乱，乱则罪及副元帅；乱由常侍出，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言未毕，郭晞再拜说：“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从命！”顾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秀实因留宿军中。郭晞通宵不解衣，保卫秀实，以防士卒杀害他。天明，郭晞随秀实到孝德所在谢罪，请准予改过。邠州由是无患。（可参看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仪尚书令。子仪以为：“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固辞不受，还镇河中。

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人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

老杜这次重返草堂，主要是因为严武再度镇蜀，并得到严来信相邀的缘故（“几回书札待潜夫”）。前章又提到老杜一行安抵草堂时严武还派人去迎接、照料（“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揆情度理，在老杜到家后不久，二人当会见过面，只是未留下有关诗文，不敢臆断。

暮春初归时，老杜所作赠友篇什，现存《奉寄高常侍》和《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前诗说：

“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回想开元二十七八年间与您相逢于齐南鲁北汶水之上（详上卷五六页）至今已颇历岁年，您如此飞黄腾达我真无法企及。您前后在楚、蜀两地作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该未完全施展出您的武略吧？说您的文才可与曹植、刘楨并驾齐驱，那也并不为过。今日朝廷需要象西汉汲黯那样直言切谏的人，所以就召您回去当常侍^①。孔臧《格虎赋》中有“帅将士于中原”的话。要知道，中原的将士早就在想念您这位当今的廉颇了。这会儿我正

在天涯伤春叹老，我那流个不停的惜别之泪，简直要增添这离您遥远的锦水的波澜。王嗣爽说：“高、杜交契最久，故赠诗不作谀词。‘总戎’句，不讳其短。‘方驾’句，独称其长。下文但云中原相忆，则西蜀之丧师失地，亦见于言外矣。”（仇注引，今本《杜臆》不载）在前章中，通过有关诗文，我们已深知老杜对高适在西蜀的丧师失地极为不满。如果竟在这诗中读到 he 违心的“谀词”，那不仅会嫌其庸俗，更会恶其表里不一了。不满丧师失地，是公论；羡飞腾、惜远别，是私谊。赋诗赠别故人，岂宜揭短，岂忍揭短？如此措辞，既敦私谊，又不违公论，这也是老杜为人正直、感情纯真的地方。浦起龙认为这诗写得并不大好：“公于高，蜀中简寄，非一次矣，起法似太远。‘应全未’三字欠妥，‘方驾’句夹杂，后半稳当。”“总戎”句在语文表达上确有欠妥处。至于说“起法似太远”则可商榷。高今远去，后会难期，因而不免缅怀早年初遇订交往事，这是真情的流露，今日读来仍然感人，岂可因“蜀中简寄，非一次矣”而略去？从总体上看，这诗写得并不次，我倒比较同意李子德的这个评语：“语语沉实，咀之有余味；今人门面雄词，一览辄尽者，徒浮响耳。”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是首写得颇见工力的五言排律，其中历叙与王契前后交谊，可见出诗人重返草堂后的生活剪影和内心苦闷：“会面嗟黧黑，含凄话苦辛。……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浪迹同生死，无心耻贱贫。偶然存蔗芋，幸各对松筠。粗饭依他日，穷愁怪此辰。女长裁褐稳，男大卷书匀。溯口江如练，蚕崖雪似银。名园当翠岫，野棹没青蘋。屡喜王侯宅，时邀江海人。追随不觉晚，款曲动弥旬。……出入并鞍马，光辉参席珍。重游先主庙，更历少城闉。石镜通幽魄，琴台隐绛唇。……置酒高林下，观棋积水滨。区区甘累跼，稍稍息劳筋。网聚粘圆鲫，丝繁煮细莼。长歌敲柳瘿，小睡凭藤轮。农月须知课，田家敢忘勤。”“溯口”当指今四川灌县的灌口。上元二年（七六一）秋老杜曾到这一带游览，所作《野望因过常少仙》中有“江从灌口来”之句（详第十三章第九

节)。蚕崖在灌县。当时这位挂冠的王侍御(“客则挂冠至”)“或当赁故侯废宅为居”(浦注)。老杜重返草堂,虽然得免道路奔波之苦,可没想到却又生出“男女未成婚嫁”(仇注)的新忧虑。正在这穷愁难释的当口,恰好王契来看他,又请他去灌口寓居作客,他当然会欣然应邀、命驾同行^②。在灌口王契赁居的名园中盘桓了十来天,备受款待,宾主相处得很融洽。之后他们又一同骑马回到成都参加宴会,重游了先主庙、石镜、琴台等处,探幽吊古,饮酒下棋。兴犹未尽,接着复重醉于草堂。惜农事正忙,才不得不依依作别。

此外,《寄邛州崔录事》:“邛州崔录事,闻在果园坊。久待无消息,终朝有底忙?应愁江树远,怯见野亭荒。浩荡风尘际,谁知酒熟香?”又《王录事许修草堂费不到聊小诘》:“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费。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亦可见诗人当时交际与生活之一斑。

作于这时颇为后世传诵的名篇是七律《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仇注引吴曾《能改斋漫录》:蜀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祠。蒋堂帅蜀,以刘禅不能保有土宇,始去之。前《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有“重游先主庙,更历少城闾”之句。少城即张仪城,在大城之西,故称。闾,城内重门。“少城闾”指成都西门。此诗当是游先主庙、武侯祠、后主祠后登西门城楼眺望忧时之作。正当万方多难的时候来此登临,花近高楼使得我这客子格外伤情。锦江春色铺天盖地来了,那玉垒山(在今四川理县东南新保关,为蜀中通吐蕃要道)的风云变幻,恰似古今治乱转化不停。如今乘舆反正、伪帝(李承宏,吐蕃陷京师时所立)投荒,朝廷仍然象北极星一样始终不改;松、维、保三州已陷,西山那边的吐蕃且莫继续侵袭。有感于可怜的后主还有祠

庙，我日暮吟哦着《梁父吟》，缅怀那位躬耕陇亩时“好为《梁父吟》”的诸葛孔明。后主信任黄皓而亡国，代宗信任程元振而出亡，尾联因后主祠庙兴叹，语婉意深，见诗人所虑者远、所忧者大。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纤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

说“西山寇盗莫相侵”，实忧其难保不侵。这种对边患的深忧也着重表现在《黄河二首》中。其一叹唐盛时置海西军声势甚大，如今却不能抵御吐蕃的横行：

“黄河北岸海西军，椎鼓鸣钟天下闻。铁马长鸣不知数，胡人高鼻动成群。”其二叹西山三城粮运屡绝，蜀民无粟供应，急望太平：

“黄河南岸是吾蜀，欲须供给家无粟。愿驱众庶戴君王，混一车书弃金玉。”浦起龙说：“二诗为吐蕃不靖，民苦馈饷而作。盖代蜀人为蜀谣以告哀也。”

重归草堂，恰值“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暮春时节，加之对严武的御敌安蜀颇有信心，有时老杜兴致也很高，写了一些很美丽的小诗。《绝句二首》，其一说：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过去有人讥笑这四句诗跟儿童的对对子没什么区别，这不过是故作解人的皮毛之见^⑥。四句固然是四片景、两副对子，却完全融化在一派骀荡的春色之中，了无痕迹。写景秀丽，出语自然，既分割而又浑然一体，艺术上见相辅相成的妙用。仇兆鳌说：“杨慎谓绝句者，一句一绝，起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

明辉，冬岭秀孤松。’是也。今按：此诗一章而四时皆备。又吴均诗云：‘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是一时而四景皆列。杜诗‘迟日……’四句似之。王半山诗：‘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溪云。’又从此诗脱胎耳。”其二说：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④色彩鲜明、反差强烈、印象醒豁，是前二句佳处。后二句抒春尽思归之情，可与同时所作《归雁》“东来千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同读。

又作《绝句六首》。其一说：

“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鸕鸡。”写宿雨新晴景物，见清爽的感受和喜悦的情怀。《楚辞·九辩》：“鸕鸡啁哳而悲鸣。”洪兴祖补注：“鸕鸡似鹤，黄白色。”其二说：

“葛藟花蕊乱，飞飞蜂蝶多。幽栖身懒动，客至欲如何？”春暖花开，蜂喧蝶舞；处此情境，心身俱懒；写得颇有气氛。其三说：

“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仇兆鳌说：“见井、渠而起咏。井在棕下，故叶交加；渠在竹旁，故根断截，此属内景。下二则外景也。”又说：“吴若本注：交棕，作井纆也。赵曰：蜀有盐井，雨露之水落其中则坏，新凿井时即交棕叶以覆之。按：二说皆非。汲纆用棕毛，不用棕叶。此井在村中，于盐井无涉。”甚是。依稀见草堂内外景物和乡居幽事。其四说：

“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此写“东边日出西边雨”此雨彼晴和“雨后复斜阳”时雨时晴之景：急雨掠过下面一段溪中（所以说“溪足”），惊起白鱼翻藻跳跃；斜晖从树腰泛出，照见隔巢有两只黄莺并栖枝头。我曾说庾信“树宿舍樱鸟，花留酿蜜蜂”一联犹如民间剪纸图案，富装饰趣味。此“隔巢”二句亦然；但有前面所写大景衬托，无纤弱之病。其五说：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筍穿壁，藤刺檐；地气蒸腾，岸草芊眠；俱是暮春新晴之景。其六说：

“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王嗣奭说：“‘江动’、‘溪虚’二句似不可解，而景象却好。”水波荡漾，把月光反映到石上一晃一晃；云傍岸花而生，溪流隐在虚无缥缈之中了；总之是写一种美丽的印象，“似不可解”，却不影响欣赏。鸟总是循熟路归林，帆过却不知到何处停泊；因景生情，富人生哲理意味。

这六首诗，犹如六曲屏风，一扇自成画面，合之则见草堂暮春风景和幽居情事。能给人以明丽清新的感受便好，不须计较这些诗用的是五绝正法与否。

转眼到了夏天，老杜闲居无事又作七言《绝句四首》遣兴。其一说：

“堂西长筍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许同朱老嗅，松高拟对阮生论。”堂西筍成新竹，不便通行，只得另外开门。堂北凿沟，栽了一行花椒树，作为界基，与村子隔开。朱老即南邻那位戴乌角巾的朱山人。老杜以往常去他家喝酒，如今梅子熟了，当然会许他同享啊！有的注家以为阮生或者就是那位家住秦州、送过老杜三十束藁头的阮隐居，恐非；当是此地阮姓后生。自注：“朱、阮，剑外相知。”可证。这“松”非泛指，指的是他最心爱的那四棵小松。他避地梓州时经常想念它们：“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寄题江外草堂》）归成都途中想到它们，只希望已经长得很高了：“新松恨不高千尺”（《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入门四松在”（《草堂》），总算放下了一颗心。想到“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岁，离立如人长”（《四松》）喜不自禁，所以就有了“松高拟对阮生论”的冲动了。其二说：

“欲作鱼梁云覆湍，因惊四月雨声寒。青溪先有蛟龙窟，竹石如山不敢安。”赵次公注：“鱼梁，乃劈竹积石，横截中流以取鱼。而

溪下有蛟龙窟，故未敢安也。”老杜总把他草堂附近的浣花溪中想象有蛟龙窟，加之四月阴雨水寒，他就不敢下水筑鱼梁取鱼了。写得富于季节感和神秘感。我小时在南方渊深水黑处游泳、捕鱼，总觉得很恐怖。读此诗，令我真切地回忆起这种久已淡忘的感觉。其三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颐和园临湖院墙，凿牖作各种图形，框取湖光山色，步移景换，见设计者颇具匠心。明乎此，再读第三句，便觉有趣。原来老杜早就懂得以窗牖取景了。范成大《吴船录》载：“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则万里桥。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漫叟诗话》说：“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若退之逸诗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杯。’子美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也。”（《九家集注杜诗》引）其四说：

“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亭。苗满空山惭取誉，根居隙地怯成形。”棕亭、草亭之间遍种药材，青色重叠。药满空山，得遂其性，反畏为人所称誉；今种于屋边隙地，条件不好，更缺乏勇气成形（如人参成人形，茯苓成禽兽形之类）了。前几年写的《高楠》说：“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茅亭”即此诗中的“草亭”，看起来这药圃还在原来的地方。

这组诗也是就幽居所见闲吟遣兴。李子德评：“朴甚，然自雅。”

杨慎说，绝句四句皆对，少陵“两个黄鹂鸣翠柳”即是。若不相连属，不过律中四句而已。唐绝万首，如韦苏州“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又刘长卿“寂寞孤莺啼杏园，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无寻处，万壑千峰独闭门”，二诗绝妙。盖字句虽对，而意则一贯。其余如李颀《送司马承祯还山》云：“蓬阁桃源两地分，人间海上不相闻。一朝琴里悲

黄鹤，何日山头望白云？”又柳中庸《征人怨》云：“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镮。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又周朴《边塞曲》云：“一队风来一队沙，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则稍次^⑤。但须指出的是：（一）所举除老杜一首外，其余首句皆押韵，不能用作七律中间四句。（二）说诗人固然可举例探讨七绝“句对意贯”之类问题，但作诗人则首先应从内容而不应从形式出发，该对就对，该散就散。如果有真实感受，对亦意贯；否则，不对意亦不贯。

二、入幕之初

老杜回成都后，当早已见到了严武。但现存最早写到与严武聚会的诗篇是《扬旗》：

“江风飒长夏，府中有余清。我公会宾客，肃肃有异声。初筵阅军装，罗列照广庭。庭空六马入，骏骖扬旗旌。回回偃飞盖，熠熠进流星。来冲风飙急，去擘山岳倾。材归俯身尽，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随人轻。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宁。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新唐书·杜甫传》载：“（严）武再帅剑南，表（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⑥但不详具体入幕时间。黄鹤据《扬旗》题下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严公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认为此诗当是广德二年夏在幕府中作。谓老杜六月已入幕，可信。诗写严武阅兵和启用新旗的所见所感：长夏风清，公宴肃静。首先阅兵，将士换上一色的新军装，列阵广庭，雄姿焕发。接着由六名骑兵护送大旗入场，由健卒簸将起来。只见回转时如飞盖偃仰，飘忽处如流星进落，乍来如风驰之急，倏到如山势之倾，马上俯身则旗尾掠地，虹蜺在握而舒卷随人，委实的好看煞人！严公既然如此严于练兵，那末三州可收，巴蜀日宁，诗人也无须效避乱的王粲，“委身适

荆蛮”（《七哀》）了。形容簸旗淋漓尽致。对照《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健儿簸红旗，此乐几难朽。……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一段，知：（一）唐时使府饮宴，往往以观簸旗等军事表演为乐；正式阅兵观簸旗，也开筵宴客。（二）两诗同用王粲“委身适荆蛮”，但一说要走，一说愿留，可见他坚信严武再度镇蜀必能平乱。

这一时期的名作有《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等。《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说：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⑦。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闾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曹霸，谯郡（治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曹髦（曹操曾孙）后裔，官左武卫将军。擅画马，笔墨沉着，神彩生动，也工肖像。成名于开元中，天宝间曾画“御马”，并修补凌烟阁功臣像。论者谓唐代画马，以曹霸及其学生韩幹最为杰出。曹霸是魏武帝曹操的子孙，玄宗末年得罪，削籍为庶人，所以说“于今为庶为清门”。申涵光说，“公于昭烈（刘备）、武侯（诸葛亮），皆极推尊。此于魏武（曹操），只以‘割据已矣’一语轻述，便见正闰低昂。”虽然如